

在春天回家

裴祯祥

母亲说，我们回一趟药木院吧。

春节刚过，天地还一片肃冷。薄暮时分，看看窗外的天色，仿佛要下起雪来。我说，天还没有暖和。母亲说，人家已经把洋芋点到地里了。我知道母亲惦记着窑坪河边那片沙地。虽然，大片的坡地都已经撂荒，但是近便地方，宽平的沙地和秧田里，每年还是要种一点蔬菜。这是我们与老家的土地，最后的牵扯了。

星期六早上，我们开着车子，走在西汉水边。太阳从东边的山岭缓缓冒出头来，终于将明亮的光瀑布般倾泻下来。很快，远近起伏的山峦，青碧色的西河水，山与水之间的那些河滩，山坡上尚未返青的青杠树林与常绿的松树林，公路上下种着油菜、小麦的梯田，便都披上了一层淡黄色的嫩纱。我坐在车里，有点迫不及待，想出去跟它们一起，站在太阳地里，感受一下这天然的光和热。这阳光和冬天的阳光，看起来并无不同，但现在毕竟是春天了，我想去摸一摸、嗅一嗅、舔一舔，看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。

车行到沙梁上，我们下来，站在柏树埡豁的观景平台上，眺望了一会药木院。这是一个制高点，可以看见村庄的全貌，左右环视，还可以遍览四围的山岭，那些坡地、小路、柏树林，地坎上黧黑的、枝丫婆娑的柿子树，它们在阳光底下，显得枯瘦、淡远，但又带着点温润与清朗。一股清亮的风，猛然间便击中了。我曾经在这些山坡上跑跑跳跳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现在，每次回家，我都只能站在柏树埡豁或者窑坪河大桥上，远远地看着，春天满坡满坝的油菜花，夏天油绿葱茏的包谷林，秋天鲜红甜蜜的柿子、青皮白瓢的核桃。我不再是《我的花果山》里那个孙猴子了。

村庄是稀疏树丫间，这里那里凸显出来的一片一片瓦顶。以前，它们统一、朴素，全是灰黑瓦片，人字屋顶，参差错落，氤氲在阳光与雾气混合的天空里，如一

幅静谧、幽美的水墨图卷。现在，一些三层、四层的楼房矗立起来，房子的样式各异，屋顶上是红、黄与灰黑不一的彩钢瓦、琉璃瓦、陶瓦，让整座村庄显得色彩亮丽、喜庆祥和。对面，远处的马家坪、桑树坪，现已栽上了花椒树，我在《药木院的谷》中所描述的情景，成了大地的往事。从它们中间的谷间淌出细弱的窑坪河水，弯弯曲曲，跌跌宕宕，从村前流过去；上下秧田坝里的麦苗与油菜，还只是一抹抹淡灰的绿。它们在等待着、积攒着，很快就会成为主角，用黄绿与甜蜜将药木院包裹起来。

我抚触着手边，杨柳的枝条，竟感觉到一些突兀的芽苞。心想，春天确实已经来了。蓦然间，我觉得视线有些模糊，那股击中我的风，竟然撞出了几颗泪滴。

我们下到庄里，把车停在屋后，打开大门走进去。久无人居的院子里，铺陈着一些落叶、几枚枯树枝，利用邻居颓圮的房基开垦出来的菜园里，经年的葱、蒜、芫荽与青菜，长得有点老了，但是一片青绿，长势旺盛，让人欢喜。石墙根、廊檐下，生出的野草、野菜，竟也躲过了时间的算计，一扑棱一扑棱的，在风中招摇。我想把它们清理掉，最终又打消了念头。我们已经生活在远处，注定不能与这院子长相厮守了。还是让这些野草、蔬菜在这里生活吧。让它们的绿，为这院子里装点出一点生命的亮度与色彩。

中午，我去寺坪上赶酒席：我一个堂哥给儿子娶媳妇。楼房前的空地上，用红色的帆布，支撑起一片圆形的帐篷，里面摆放着十多张吃饭的圆桌。外面的空地上，搭建着简易舞台，用气球和柏枝合成的拱门，司仪精神抖擞，在台上踮下跳，筹备着典礼。大门进去，右手闲余地方，搭着一张桌子，上面摆着香烟、瓜子，几个熟悉的乡亲在写礼。我走进来，站在阳光中，和大家打着招呼，接过侄女端到眼前的茶水，推辞掉叫茶的递来

的纸烟，应答者叔伯、哥嫂、弟妹与侄儿们的问候。他们的语言统一、单调而又熟悉：回来了？我说，回来了。是的，我从县城回到了村里，回到了具有亲缘关系的社会中。我发现，这些人中，有的人去年还健壮，这回突然就老了；有的人在我印象里还是小娃，这回却长出了胡茬，手里牵着孩子。

他们都沐浴在这早春的光里，赶赴着一场盛宴。下午，我去河边与父母一起点洋芋。沙地松软，但我们还是先翻了一遍，才用锄头打行，再上底肥，下洋芋籽，最后刨土盖上。这活路十分轻省，我们穿着毛衣，在阳光中劳作，很久没有活动的筋骨，跟春水滋润的树苗一样，变得灵巧而舒展。我们的身体，微微出着细汗，舒畅而轻松。结束之后，我去河边洗手。河床宽大，河流细小，仿佛一个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，我竟有点难过。但是，远远望去，河水仍然泛着粼粼波光，在西斜的太阳照射下，显出了它动人的肤色。我把手伸进河水，摆荡着，摩挲着，它清凉凉的，穿过我的手指流去。这时，我突然呼喊，但却发不出声音。我抬起头，对面田地中间的水磨坊，远处的泡桐树林、白杨树林，都已沉入暮晚的微光。

我听见母亲的声音，我们回吧。于是我们回家，收拾了一切，又启程离开。去年七月，洪水又一次淹没县城后，人们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在嘉陵江、西汉水上修筑一道大坝，用以蓄水、防洪。在这个方案中，药木院成了水库淹没区。我想，也许不久之后，这座村庄，这片土地，连同这条纤细的河流，都将淹没于一片大水之下。关于药木院的一切，都将成为过去，只留存于跟她有关的一些人的记忆中，直到完全消失，仿佛她从没有在大地上出现过。但是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一定会在每个春天回来，凝望这一片土地和天空，哪怕她其实只是一片陌生的大水，至少我站在故乡的春天里。

雨夜随想

邓小鹏

窗外，雨是从点点滴滴开始密起来的，而后便急急地追赶着砸落下来，敲击在雨棚上、玻璃上、河里大大小小的石头上，制造出各种响应的音乐，只一瞬间就有了春雨的气势。隔窗听雨，从去年冬到今春，老天爷就没怎么开恩，现在这雨下起来，为大树披上鲜亮的衣衫，为山野送去醉人的甘露，让蜗居一冬灰头土脸的万物变成蓬勃向上的生灵。听着雨，我陷入对雨无限的欢喜与怀想中。

幼时，出家属院后门便是长安河。每逢暴雨，父亲去单位值班前就会嘱咐母亲：“晚上警醒些，雨大了就去我单位。”于是迷迷糊糊的梦境中总会听见木门吱呀，铁盆叮叮咚咚。一觉醒来，母亲靠在床边昏昏欲睡，桌上的油灯发出微弱的光，一定是雨太大，又停电了……那时年纪小不知道雨水带来的灾害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下雨的时节不能四处疯野，小伙伴们同我一样拘在家中。

雨顺着瓦屋顶一道道滑下，屋檐下放满各种各样接水容器。此时，母亲便会就着雨水洗菜，生炉火加热雨水煮着锅碗瓢盆水杯。她抓一把灶灰捏着搪瓷缸来回搓着，茶渍便无影无踪，再清洗一遍，那缸缸亮洁如新。不一会，案板上便排满了修整一新的士兵，我安静地看着它们，想象它们就是童话里的城堡、水晶宫、虾兵蟹将，然后念念有词编排自己导演的话剧。

雨水是天然的自来水，不用拧水龙头，就簌簌地落下来，母亲将沾满污渍的鞋放在雨线下，雨水打在鞋面上溅起一朵朵水花，污泥便随水流失。刷完鞋，用干爽的布层层裹住潮湿的鞋子，塞进装有热灶灰的簸箕里，然后不停地更换灶灰，那鞋便一点点干爽起来，带着草木灰的味道。

雨水在石块砖瓦奔筑的地上东游西逛，汇聚成一道道沟壑，一条条小溪。我捡一块树皮扔进去，揪一棵小草抛过去，想象那是小船或是一根水草，在墙根翻找肉乎乎的虫，用树枝拨进雨水的漩涡里，看它挣扎逃窜，然后哈哈大笑。

几只争强的公鸡，下雨了也不老老实实待着，而是淋着雨四处觅食，羽毛便裹着身体，看起来滑稽可笑，它们走几步便抖抖羽毛，挑衅般把雨水甩向墙角卧着的母鸡，惹得母鸡们不停歇地咕咕叫起来。

雨仿佛催眠曲，无休无止下着，不觉便陷入了梦乡。清晨睁眼，发现自己睡在阿姐的被窝里，忙问：“母亲呢？”阿姐答：“在大院门口清淤泥，雨下了一晚上，水都漫上街道了。”于是连忙爬起来去看水，此时雨停了，河岸边小山样的垃圾堆没了，石砌的岸壁湿漉漉的，有些凹凸处还挂着渣滓，心想还真不是涨过水了。

太阳出来了，河水渐渐消退了，大片的河石裸露出来，人们把泥水浸泡过的家什拿到河里洗涮，一边洗，一边捻捻捶打，看它们漂移舞蹈，那“嘭嘭”的捣衣声便和我们的欢声笑语一起随河流飘出老远。

那时，我总会想雨带来那么多的欢乐，为什么大人们那么不喜欢雨，是不喜欢笨重的雨靴、憋闷的雨衣、累赘的伞，还是因为他们总爱背负太多的东西，比如雨水打湿粮食、柴禾、衣服，潮湿让家具泛出湿霉，还有大人们腰酸腿痛关节疼痛等。后来，目睹洪水泛滥、山体滑坡时，才似乎懂得父母那辈人的心境。



春满枝头 廖霖 摄

瀛湖 第1436期

救下一只鸟

王庭德

春日的阳光洒在茨沟集镇附近的林间，万物苏醒，百鸟争鸣，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然而，在这幅美丽的自然画卷中，却上演了一幕引人深思的故事。

十年前的一个清晨，一位中年农夫在林边劳作时，偶然发现了一窝野鸡蛋。一只母鸡为了守护自己的后代，坚守在巢旁。农夫试图接近，母鸡发出尖锐的警告声，试图驱逐这位不速之客。但最终，农夫还是捕获了它。

农夫握着野鸡，四处寻找买家。他标价两百元，一分不少。这一幕恰巧被我遇到，目睹鲜活生命即将消逝，心中充满了哀伤。我走

上前去，询问价格，农夫坚持要价两百元。经过一番挣扎，我还是支付了这笔钱，并亲眼看着他将那野鸡释放回大自然。看着野鸡重新飞向林间，我的心中也涌起了一丝欣慰。

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似乎并不强烈。非法狩猎、公开销售、随意宰杀等现象屡见不鲜。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，也直接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。所有的鸟类都是我们的朋友，即便是最不起眼的麻雀也不应受到伤害。保护野生动物是我们每个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。因此，我要告诫大家，不要滥食野生

动物，要认识到保护鸟类、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。

爱鸟、护鸟不仅仅是林业部门的责任，整个社会都应该行动起来，提升保护鸟类的意识。在人类的关爱下，让鸟儿不再逃避，共同奏响这首环保的赞歌。让我们携手行动，爱护鸟类，善待鸟类，成为鸟类的挚友，为改善鸟类与人类的关系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共同唱响这首爱鸟的生态赞歌。

春日阳光依旧温暖，林间的鸟儿们在欢快地歌唱。我希望，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，这片美丽的自然风光能够永远保持生机，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。

时尚阿姨

卢慧君

地一遍一遍讲解示范，直到学会为止。“王阿姨，您看，咱们先找到搜索栏，就在屏幕上方这个位置。”张莹莹一边指着屏幕一边给王淑云阿姨讲解，“您孙女平时喜欢啥，咱们就在这个地方搜着。”王淑云阿姨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她喜欢那些漂亮的小摆件，尤其是跟动漫有关的。”张莹莹在搜索栏里输入“动漫主题小摆件”，瞬间，各种各样精美的商品出现在屏幕上。

王淑云阿姨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眼前发亮，“这么多好看的，咋挑啊？”她喃喃自语着，兴奋中又有些不知所措。王阿姨仔细地看，张莹莹耐心地解答：“您看这里有销量和评价，一般销量高、好评多的，东西质量就比较靠谱。还有价格，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滑动屏幕，向王阿姨展示不同商品的相关信息。王阿姨认真地听着，不时地点点头。

经过一番挑选，王阿姨看中了一款以热门动漫角色为原型制作的小夜灯，造型十分可爱。接下来就是下单环节了，这可又是个大难题。她拿出银行

卡，有些担心地问：“这张能在网上付钱不？不会出啥岔子吧？”张莹莹笑着安慰道：“阿姨，您放心，只要操作正确，是很安全的。咱们先把卡绑定到支付平台上。”张莹莹一步步地引导她，王阿姨跟着张莹莹的指示，每输入一项，都要仔细核对几遍。当看到支付成功的提示时，她长舒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“哎呀，可算买上了，太谢谢你了，我孙女肯定喜欢。”

自从王阿姨学会网购后，家里所需日用品基本都是从网上购买，经济实惠不说，最主要的是再也不用手提肩扛，来回奔波了。这对于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，可是极大的解放，也让远在外地工作的儿女放心不少。

现在，王淑云阿姨对智能手机的使用越来越熟练，学会了微信聊天、发朋友圈。平时除了和孙女视频聊天，享受天伦之乐外，还有了志趣相投的微信友，经常在朋友圈晒美食，分享日常生活，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，是位紧跟时代步伐的时尚阿姨。

几场恰到好处雨，如丝如纱，似乳若油，把一片片茶树滋润得纷纷苏醒，那些饱饮春雨的茶芽儿，在雨过初霁的枝丫间，亮闪闪的，在微风中颤动，着实叫人喜爱。一株株青青的茶，嫩汪汪的茶呀，它们等待那些采茶姑娘把自己采摘回家，通过技术加工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了银针、毛尖、碧螺；变成了绿茶、红茶、白茶、桂花茶。乘坐大巴、高铁、飞机、轮船，去往四川、天津、上海、北京，展示自己的成色，换回父老乡亲的汗珠结晶的荣誉和勋章。

人勤春来早，茶季不等人。时令到了清明，在紫阳山城，漫山遍野的一笼笼茶树，在纵横盘绕的千亩茶园里，到处是肩背背篓，腰挎竹篮的姑娘媳妇，还有六七十岁的老婆婆，她们一路说笑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在一株株长势茂盛的茶树前，一个个伸出熟练的手，在茶树的嫩芽间仿佛啄食一般，动作敏捷地采摘下充满青青汁液的鲜嫩茶叶；更像是一位位技艺高超的钢琴演奏师，双手自由起落，摆动着一株株茶树的琴键，每一个美妙的音符，都是一片片茶叶纷纷在背篓里，在竹篮中着陆。

这些活跃在山梁、坡地、沟沟坎坎的采茶能手们，他们一边采茶，一边说着家长里短，说着儿子刚刚考上大学；女儿家盖起了三层小洋楼；说一位敬老院的孤寡老人，过90岁大寿，前来祝寿的外姓儿孙，比一个儿孙满堂的正常老人还多；说某个茶叶专业户，一斤紫阳银针拍出五十多万元的天价……他们说着生活中的趣闻，完全不耽误工手摘茶的活路，那茶叶在他们的嘻嘻哈哈、说说笑笑中水涨船高。是谁家的媳妇，在一片碧翠的茶树林中，突然来了唱歌的兴致。于是，婉转动听地响起《采茶调》：“左手采茶采四两，右手采茶采半斤，越采越有劲……”老婆婆们也不示弱，她们把新鲜的茶叶装满在一个个缝制的花布口袋里，一边唱起了《十劝郎》：“一劝郎要学好，家庭重担你要挑，人前人后夸你好。二劝郎会当家，五谷杂粮莫抛洒，会过日子人人夸……”歌声宽厚，极富感染力。铺天盖地的茶园，流淌着歌声、笑声、说话声，显得生机勃勃，惹得山中的鸟雀们也学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一眼望不到边的茶园里，像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

这些茶姑秀女们，大妈婆婆们，她们兴高采烈地采着春天的新茶，唱着动听的紫阳民歌，一边回味着紫阳茶的前世今生。这些葱葱郁郁的紫阳茶，历史悠久。这茶是从《诗经》中吟出的；是从唐宋的贡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；是从著名作家贾平凹笔下无忧何必去饮酒，清静常喝紫阳茶的妙句中飞扬出来的；是从营养学专家于若木的健康养生的理论中鉴定出来的。在遥远与咫尺的时空之间，清香悠悠，品格卓然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阳光把茶园渲染成一片驼红色，一天的摘茶劳作也接近了尾声。从山上大包小包搬运下来的鲜叶，不敢有丝毫耽搁，需要摊开降温，通过大铁锅翻炒，又经过机器的反复揉搓揉成紫阳茶特有的条索，看那茶，墨中带翠绿，翠绿中带墨色，是一种黛绿色，在一张宽大的蔑席上摊开，散发干净叶子中水分之后，一杯杯，一盏盏春茶，在沸水中翩跹起舞，亭亭玉立。看着那泡出来的汤色，浅浅地绿着，嫩黄地润着，将明澈透亮的山泉井水浸染出迷人的春色。小饮一口新茶，苦中回甘，甘中泛香，余味悠悠，荡气回肠。这含有微量元素的春茗，是风雨中的精华；是大自然中长出的品性，喝下一杯紫阳富硒茶，可以沁人心脾，精神抖擞。

茶色青青，青青茶色。它畅饮阳光雨露，将翠绿不变的本色，一一呈现在季节的封面，把陕南俊汉子秀女子的憨厚，柔情似水的情意浓缩在一盒盒、一撮撮青青的春茶里，为你卸下风尘，拂去疲惫，迎接崭新的太阳。



双龙探春

柯贤会

春风提着蘸满青黛的画笔，在秦巴山麓的褶皱里逶迤而行。当第一缕暖阳吻醒汉滨双龙镇的晨雾，方家河与马家河便揭开了春的帷幔，两湾碧水如游龙般穿镇而过，将整个山谷氤氲成水墨丹青的秘境。

方家河畔的草色还带着宿雨的清润，细看却是千万支鹅黄小箭破土而出，在晨光里舒展成青碧的绒毯。溪水将碎银般的阳光揉成粼粼波纹，倏忽间有银鲤剪水，尾鳍在石上叩出冷冷清响，惊得岸边的荇藻慌忙摇曳。垂柳新抽的丝绦垂入水面，被游鱼衔着荡开圈圈年轮，这是春天在丈量时光的深浅。

转过河湾，茶山便以立体的诗行闯入眼帘。垄垄茶树沿着山势蜿蜒，宛如大地谱写的五线谱。采茶女的竹篓里，雀舌般的嫩芽还含着露珠，指尖翻飞间，青翠的韵律便顺着茶垄流淌。偶尔有山歌从云深处飘来，应和着布谷的清啼，将漫山遍野的绿意酿成醉人的春醪。

最美的是山巅的残雪与春色共舞。玉龙般的雪线蜿蜒至半山，山脚处野樱已攒成粉白的云雾，淡紫的二月兰在雪水浸润的泥土里泼洒写意。冰凌垂挂的溶洞口，石笋正吮吸着春霖，钟乳悬垂滴水叮咚，恍若地心深处传来的编磬清音。灯光游曳时，石幔忽而幻作敦煌飞天的衣袂，转瞬又似瑶池盛开的雪莲。天宝古村的春色别有一番韵味。百年老宅上的紫藤将花穗垂成淡紫色的瀑布，瓦当间的青苔洒出翡翠光泽。燕子在雕花梁栊间穿梭，衔来的新泥还带着河岸的草腥。耄耋老者坐在八仙桥上，任穿过天井的春光将皱纹里的故事慢慢熨平。石臼里沉睡的茶籽突然裂开细缝，嫩芽正探头张望这个被春阳吻醒的世界。

当暮色给双龙镇披上淡青纱衣，炊烟便与山岚缠绵成写意的水墨。茶灶飘香处，新焙的绿茶在粗瓷碗中舒展，将整个春天的清芬凝成琥珀色的月光。远处溶洞的滴水声变得空灵，仿佛大地母亲在哼唱古老的摇篮曲，哄着漫山新绿在星眸下悄然生长。

这里，春天不是日历上的节气，而是石缝里挣出的嫩芽，是茶篓中跳跃的翠色，是溶洞里永不凝固的时光。双龙镇的春，在茶姑的指尖绽放，在古宅的瓦当上流转，最终化作一盏清茶，让每个过客的唇齿间都嚼住整个山野的芬芳。

蜀河春韵

翁军

从安康城出发，沿着汉江蜿蜒的河道，朝着半径两个小时的地方去探春，去寻觅岁月深处的悠然与宁静。

汉江水，在春光中泛起粼粼波光，油菜花嫩黄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是大地母亲为迎接春天而绣制的花边。梨花渐次绽开，洁白如雪，一朵朵、一簇簇，像是从天而降的云朵，落在春的怀抱。停泊的小舟，在岸边静静守候，偶尔一阵风过，便晃悠出一圈圈涟漪。

蜀河，这座千年的汉水码头，仿佛还沉浸在过年的余味中。春联贴得红彤彤的，像是古镇脸上绽放的笑容；灯笼也挂得红彤彤的，随风轻轻摇曳，像是在诉说岁月的故事。走进半山腰挂着一长串喜字的人家，那喜庆的味道便弥漫开来。一个新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开启，炮仗的响动早已远去，只剩下散落在地上的纸屑，随风飘散。它们飘到台阶上，成了斑斑点点的落红；飘到树梢上，叫醒了沉睡的红梅。

在版画陈列馆，馆藏老师侃侃而谈：“每一幅画都是匠心镌刻。”他介绍，最有代表性的“太极城”画作，在风轻云淡的山水间，精巧构思，镶嵌着“旬阳”二字，还有十二生肖刻画，形态栩栩如生，老鼠的机灵、牛的憨厚、虎的威猛、兔的乖巧……皆跃然纸上。

在小巷深处，有一算命先生，背倚阳光。他家门口挂着一副红彤彤的对联：财源广进富贵家，福星高照吉祥地。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像是岁月的馈赠。漫步蜀河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足音。贵州馆里，或许还回荡着昔日商贾的喧嚣；鸣盛楼中，或许还留存着文人墨客的吟咏；杨泗庙前，或许还飘荡着香客们的新愿；清真寺内，或许还回响着信徒们的诵经声。这些声音，这些故事，交织在一起，成为蜀河古镇独特的记忆。

行走在蜀河古镇的石板路上，时光仿佛慢了下来。土地散发着岁月的芬芳，风景诉说着故事。愿这片古老的土地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永远保留这份宁静与美好，让走进它的人，都能感受到时光的温柔与坚韧。

茶色青青

叶柏成